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莊集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　葵

謄録監生臣李鳳丹

雲莊集卷四

宋 劉爚 撰

記類

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建寧郡學實維本原風化之地由慶元初曠弗克修括蒼葉公以顯謨閣學士來牧清心飭躬以治以教固將為國毓材以竢舉選寶璧玉而護椅桐奠厥攸居其可

弗飭迺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次及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厥事㫖於鄉邦為後進誼不可以先長者請固辭而端甫等書再至諭勉逾力不獲終辭則誦所聞而告曰諸君所以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為學之大指歟夫格物而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正法也請以繕修之役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圮陋者今屹

然以完昔之闇鬱者今煥然以新非以修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葢受中而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本閎且麗也私欲汩焉邪說滑焉猶其漂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敝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之悔善章而咎泯又如圮陋者之可以復完闇鬱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華縟特藻飾之靡爾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異基址

之固而后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后丹雘可設也葢繕修一役耳而為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致而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葢學問思辨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自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耳口為學講論踐履析為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遼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

非學者用力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邦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賦役之凡調度之目在政府可覆此不書

重遷建陽縣學記

建陽縣學在水東之滸其地湫隘偪仄迥隔大溪遇霖潦浮橋斷絶士子病涉焉慶元間邑宰儲公謀於識者以護國寺高明爽塏移學易之士子咸悦未幾偽學之禁興水東人修怨於儲宰由是學與寺各仍其舊文公荅潘子善書云廼者改移新學復為僧坊聖賢塑像摧

毁殆盡嗟夫吾聖賢道學尚不免迍邅於此乎久之無敢言其事者至是某具以本末白宰相乞復移學嘉定八年九月蒙准尚書省劄移建復以護國為學焉學成予乃記曰建陽為七閩劇治山川之秀人物之盛固非他邑所比自我朝開國以來羣賢間出如紫陽朱先生倡道考亭而四方從學之士挾筴于門者歷歷可數羽翼斯文則有蔡元定父子黄勉齋輩相為討論故我朝設科取士建陽為最吁不有學校則士之肄業者無所

不有高明則士之所趍者卑下所趍卑下則不能上達於高明矣此建陽縣學不可以不移焉予建之末學目擊其事故述移學本末事蹟為記庶後之君子有考云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為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

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則所謂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為安者也一柱傾則墊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于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于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害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

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頼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彛未盡泯絶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為禽獸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葢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虚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粃

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於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

指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嘉定六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瀘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即學宮講堂之東為堂三楹繪其像以祠書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

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涖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正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于斯者盍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

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説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貫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淳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將五十祀矣鄉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謙亨來環視太息

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迺度功而賦役
焉首闢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于東西廂
祠先賢于其所繇内達外真奂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
裕則括廢寺若絶家田合若干畝充入之取征榷錢三
萬佐其費士之業于斯者得以優游砥礪益富厥藝是
歳秋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廷者凡六人士讙然曰我
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其惟淳熙之役子
朱子寔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其何人斯而敢嗣音

獨嘗熟讀爭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飲食起居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虖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可乎葢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為粗迹而圖事者以理義為空言此古今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灑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

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為士者一以辭藝為宗内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為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力則其業為有用之業及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已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蘄於士也若夫

羣居終日惟琱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闡教之指亦豈吾儕所為作成爾士之意哉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為記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盖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剟其大要

書而揚之當槃盂之銘匪有志於學疇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静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静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為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静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静言矣方静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

雖未焔物能焔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俱全正襟肅容儼然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為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尚實體于茲動靜

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
涵養功深久將自熟空言亡補其尚戒之

矩堂記

予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予以記
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隸於已者之不
忠也故其立朝寧以盡言獲罪而不敢不以父事吾君
惡長人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寧以掠留獲謗而不敢
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

焉故為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為一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朘細民吾嘗咈之故於鄉黨隣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葢凛凛焉猶懼其弗蔇今君廼能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為敷析其義至矣盡矣而尚待予言之乎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

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己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特以厲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於顔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强言葢明用

力之難學者當以强矯自厲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絶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無偏吝有方正而無頗邪帥是以往將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學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已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説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

私意横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蝨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絶簡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利義之分始吾子以謂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為記

徑山三塔記

佛行禪師主徑山之六年道法興行緇素歸仰百爾廢墜莫不具修迺立叢塔三以為蛻于此者歸藏之所有

自衆而出者曰浮圖氏以人世為泡幻以死生為夢覺以軀殼為星礙委而去之不翅敝屣豈其死也乃顧朽腐之骸冀窀穸之奉邪師曰不然吾之法翳蓬以居今崇大宮宇矣持鉢以食今坐饗珍芳矣凡若是者皆與昔異獨死而甃甃而塔其可已乎然死生無窮罔隴有限多為之塔久將無地以容觀今之葬者人人異穴彼世間法不得不然吾之為法本出世間况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方其示寂秉畀炎火視此

妄軀一如無物何為瘞藏乃欲自異我今為此決破藩籬生同一堂歿共一塔不分彼我無有差殊此廣大心乃佛知見于時大衆聞師此言莫不忻喜師又言曰我佛之教慈愍為宗故常苦身以利人非欲役民以自奉也晉魏而降惟佛是崇世人欽依猶水赴壑睛腦可捐亦莫之惜況金錢寶貨乎以故居處膳羞至于瘞葬日趍於靡昧者或矜吾教之盛且眼觀之適為佛法之衰何者末勝則本微養隆則道薄為吾徒者可不懼邪必

也體佛之心行佛之行勇猛精進智慧光明則生而宮居死而塔葬庶乎其無愧若夫三業弗除萬行俱泯非直生民之蠹實吾佛之罪人也衆聞斯言且喜且懼乃屬宗上人謁予請記予不得辭師名妙崧浦城人歷主淨慈靈隱諸山又主雙徑道行為當世第一

定軒記

震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貽書於某曰盍為之記予謂定一也而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之志果奚所屬也

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謂感通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侔大者以其往來闔闢之不窮動静出入之俱妙也今以兀然漠然者為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鋭之材而為明天子所任屬藎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大幙府制置長淮而又法從近臣而總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顯

乎報主固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奚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況於履功名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為吾耳目之賸心志之蜮者𦥑至錯立于前莞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飛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若一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若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心有主而物聽

命不敬則物為主而我從之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目之睹所以養吾心而為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力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即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錮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理交相為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為

先朝侍從公之所學自其家世且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懾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何足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全行可度牒田記

予里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俄悔且悼謂老氏之學可全生而引年於是擺棄塵累受道家法為黄冠師以仙遊有林嶺之勝丹臺劒池之故蹟遂隸籍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院舉先疇之入悉歸諸二宮從

祖西嶽公曰汝之背鬻諱而鄉虚寂美矣然田者汝受之先人而供其祀者也今若是得無使汝祖考為若敖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深為祖考地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不廣皆曰吾將世其烝嘗使萬子孫毋變也然一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寡矣其來也壓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耶子孫不能皆賢而虚盈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歸之二宫二宫常存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則

吾先人之祀亦與之俱存其為慮顧不遠耶西嶽不能
止遂以諗于有司明年行可仙去西嶽屬予為之記予
謂天下之可恃者理而不豫者事行可譏世人嗣守之
不能長亦焉知常住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
子則其為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宫者受其託而
無負其約饗其利而無爽於誼於不可常之中期於可
常豈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授知觀事張日隆周道珍
俾刻之田之入二宫者各有籍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

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為道士者焉主其約者從祖其令以訓武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云

弘毅堂記

果山游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予記之始予於侯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力心誠鄉之而欲記未能也既又聞其立朝之盛節勁挺貫金石皦厲如冰霜則竦然曰是真有志於弘且毅矣可無記乎維人之生具天地之性而為天地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道如周孔皆可

至也顧安有限量哉自其執德之不弘則志小而弗至於大曰吾非烏獲不能以舉百鈞也用心之不剛則力小而弗及於遠曰吾非騄驥不可以至千里也噫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之學必以弘毅為主顏子在陋巷退然一臞生爾其問仁也得克己復禮之傳聞視聽言動之目則奮然請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領其要雖既竭吾才曾不少懈其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為何如耶繼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

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茍息也悟一貫於後不茍止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追夫手足既啓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即不安於大夫之簀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已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歿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

傳洙泗之道歟後之記禮者襲其辭而異其指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嗚呼為仁由己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者以此質彼殆非夫子之言乎士之為士苟能深味顏曾氣象以廣大强果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畫於中道俛焉孳孳弗斃弗止則重可勝遠可致也景仁之於斯道益信乎其有志矣雖然山成一簣之虧九十居百里之半景仁其尚敬之而尚楙之篤信踐行必期底於顏曾之域則吾將舉

首而賀曰聖門有人天下有人

共極堂記

粤山之居故無堂歲單閼始作堂南向又對為小堂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爛然徧瞻辰極若在咫尺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翊璇璣玉衡高揭衡峙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為紫微其象為樞紐在人則廣朝路寢造

命出政之廷萬邦之所四面而觀仰也蒼龍主東赤烏司南於菟神龜儼列西北其舍二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畿五服庶邦庶尹之位上之所賴以幹方而作屏也昊穹無言示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正德秉綱執要以為四方之極在下者欲其叶恭和衷并志一慮以同尊一五位之極昔之君子廸簡在庭則惟主闕是裨受任於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閒處則雖白駒空谷而毋金玉其音考

槃在陸而永矢弗告斯義也惟鄒孟氏知之故遲遲於出晝屈大夫知之故離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也僕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負隅層霄在我之極炳然方寸端其在我即所以對乎在天故無愧吾心斯無愧吾君斯無愧上帝然則共極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欽猶師保是臨志于斯堂庸以自箴

上饒縣善濟橋記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不通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造舟為梁厥制畧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行有輿梁以便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天地之自然而成於聖人之心思其終則濟天下而利萬世攷諸春秋之外傳與孟氏之書葢以是為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嗚呼王政之弗行也久矣溱洧濟人雖未及於政然與民同患之意猶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為二凡有司之所當任悉使

吾民自為之也民於斯時以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幸而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任諸已雖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此予之所喜聞者也距信城二里所有溪焉其源發於閩建舊為浮梁以渡遇春夏間甚雨淫潦纜絶艫解對岸千里招招舟子覆溺相尋里人葉均澤目擊斯害毅然以為已憂廼相形勢庀工徒壘文石以砒之架巨材以梁之經始于嘉定己巳至乙亥方告成凡為屋

五十有四楹枕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緡旁為僧廬以職守視割田立野以備繕修縣大夫陶侯木濃墨大書扁以善濟美其利之博也嗚呼世習偷薄夫人以浚利自營豪宗右姓巧漁横攫其不為州里大蠹者鮮矣況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為心者鮮況能發其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賢也已昔陽貨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葢仁之與富不相為謀有富者之力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有仁者之心而無

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葉氏之在上饒未得以富稱惟其篤於好仁故能盡力以既厥事其不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覆也顧獨有富與貧之異者財出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藏於官司其出納非能顓而有之錮而守之也心仁而施公其受任也必久享報也必豐否則獲戾於天轉而他屬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僇隨之也故萬金之家有一再傳而流為餓隸者其不以是歟推君用心其澤可及百世故予喜為之書君字潤卿終將仕

郎子孫多且賢其興殆未艾云

存齋記

墨莊葉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一也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葢屢言之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機為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

也然則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以保吾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為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

以氣為本而非主乎理矣清父顧兼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所存也夫學莫惡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顓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思焉嘗以語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

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楹席之銘敢一言以發其指予謂蒙之為義取物之穉而言泉之涓涓始出于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于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壅閼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須臾舍者若頤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

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於學終於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内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頤之所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即斯而玩焉則知寂為感之體感為寂之用動静以時循環無間操存省

察爻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不相悖川流厚化源源無窮矣抑實之之為人清明剛果葢不待習而能若嶷乎静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黙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為有得於易

政和縣修學記

慶元四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敎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閨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為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

馳騖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為行中和以為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于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為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俶為漢之經生雕鏤華靡為唐之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倣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獎使相楙以德而

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為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葢在今世已有足書矧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學圮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兩廡皆新之象設顯嚴藻繢輝奐東西為齋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以藏經籍射有圃先賢有祠藏修游息無一或鈌又以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不得乾没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

處庠序為然哉雞鳴夙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則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敎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履黌舍之閾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慶元間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闚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畧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葢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

鄒孟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歳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盟雖董生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

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子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説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亦因乎天而已葢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為性亦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虚無為道而不知天道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彛倫為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絶學之後乃獨深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

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袪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為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之資廸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於此然陳君之所望於學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

然淵冰没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為迂濶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謂之大惑乎有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葢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焉敬所以中不敬其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横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

也故周子主静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静相因无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居思堂記

慶元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既驅南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於中喟然曰吾與其縻於印紱而膠膠焉營營焉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耘夫荛叟相從於隴畝之上磵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為樂哉且吾先世以來策勲文章之籙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阜陵號稱名輔弼今予不幸墮身闕然少好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

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吾書敎吾子續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于朝旬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曰吾之志如是子其為我述之予謂侯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葢洪範之曰睿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其思者一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汩於欲者也故聖人於咸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天地之純全聖賢縕奥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

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葢嘗聞之誠即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予於此亦習聞而未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齊其人

潭州重修大成殿記

資政殿學士清源曾公以廊廟之舊作牧于星沙厚重

鎮俗如嶽之弗搖清明鑒物如水之不波歲未期而百度修衆志服環九郡五十城旣帖帖無事則思所以驅其人於禮義之域者顧瞻黌舍先賢先師之位在焉而廣殿規模殆類浮屠氏公爲蹙然弗寧迺屬郡學職詒書於南宫舍人鍾君震考辟雍制度爲圖以來命掾吏之才者眡其役撤去陪厦敞爲新宫凡二十有六楹昔之闇鬱倏致亢爽於奉祀事爲宜又謂列戟之門學扁揭焉亦眡禮弗協則別爲大門徙扁其上於是宫牆外

內巍然煥然應圖合法既又以其羸財葺舊路於學門之左復射圃於學門之南功告成州學正廸功郎鍾景仁等以書來屬記某曰公之斯舉也徒以儒者之宫而雜浮屠之制猶思所以正之况今之世華居而貊道儒名而墨習者滔滔皆是其可熟視而莫之救乎推公之志使一日盡行其學於天下必將息邪距詖而楊墨賊仁義無君父之教不得騁也必將尊王黜伯而莞商申韓矜權智騖功利之說不得施也儒者之功必至於是

而後有以為天常人紀之重非公其孰任之若夫學于斯學者亦曰審其所趨之塗謹其所擇之術使粹然一出於正而已嗚呼屛翳撤而虚明出豈獨斯宇為然哉人之一心廣大如天地清明如日月者其本體也而或弗然者物有以障之也去其障則本者復矣夫問鑄金人揚雄氏所以為善啓發也因繕修之事而告之以修身之法非予所望於學者予内外一源也精粗一致也善學者虚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何往非吾進德之地又

豈獨是乎哉諸君幸以為然則願告于公而刻之公以慶元掄魁嘗陪輔先帝大政令名粹德搢紳宗之其治潭之政多可書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潭之士者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没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於此耶葢嘗深思社之為羣祀首者以其產嘉穀育生民而鄉先生之重于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於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

然聖門所論必不得已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
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
此所以祭於社而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之遺意
葢不獨躬受教如師弟子然後可祠其人遠矣而言行
風蹟凜凜具存鄉人子弟猶有所觀法則雖歷千百祀
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
勇死國之忠卓然為百代標表繇梁而唐文章事業亦
或間見可觀迨至國朝則有若樂安蔣公者以儒術為

詩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而卒葬于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于此二公之學行節守皆為一世偉人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寄宿于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彛好是懿德若是者耶然自晉迄今惟周侯寔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慶元某年浚儀趙侯與愬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為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迺大闢

祠室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于位又惟内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公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寓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安侑如禮侯於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為道德之歸乎瞻言數公同我桑梓有為若是今昔豈殊吝心茍亡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産之惠舉以教羣弟子者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茍仁矣天下

萬善莫不具于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為指歸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應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矣侯於邑多美政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者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册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

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也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禮記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書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是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醇厚

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彰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為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為宗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常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下開萬世學者之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

情耳目鼻口四肢百骸之為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為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天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肆行義理汩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知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陽之温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

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畢憲節力辭不就去之而人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以為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動斯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考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説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

始祠先生於學宫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為之記則既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勵學者矣其主簿趙君師復即廨舍之前為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庳隘弗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郡守莆田劉公棨增而大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為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為樓高明潔清内為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為小室曰讀易外為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為亭曰静觀又將為兩廡翼之

而刻墓表與河南雅言于其壁危君之于斯役勤矣初劉公之經始也甞屬某為之記危公又重以為請再三返而不置某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葢茫然不知所向久而粗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于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秘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

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静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外一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乎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第其説以授之危君幸以為然則刻寘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髙而用力有要萬一有可為興起之助云爾

潮州貢院記

嘉定五年三月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

事之圖來請記余既受圖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余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嘯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餘年而今始復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峙金鰲大江之水迴環而縈帶雙旌鴈塔駢羅而星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匝廬舍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屬

市廛讙囂之聲邇而狎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況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橅則前敞而後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竦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役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為誰與費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為而勇以決其議者郡太守蒲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復而力以任其事者别駕浚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賔客之賢曰王君恪勾稽出納則郡庠之雋曰方遇施儀鳳等實

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為錢千三萬有奇郡之所捐者百萬别駕半之自餘則為士者合以助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宜書矣葢今之為守貳者有簿書丹墨之殷有牒訴聽理之煩茍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廼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協志幷力以訖于成則君子雖有必為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然顧有獻焉夫所為復選士之

宮於舊觀者非以舍庳狹而就高明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庳狹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尊於道義莫美於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權勢莫洿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辨是非於錙銖之間決取舍於熊魚之際昔者潮之夫子葢有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天子之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知媒富貴而

已是豈賢守貳所望於潮之士也哉陳公名懵字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漣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為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不著

懿孝坊記

懿孝坊為呂氏女立也呂氏女名良子年十八父得疾瀕殆女晨夕侍湯劑非口嘗不敢進醫屢易弗效無所歸尤則禱于祖若妣拜且泣曰吾父所以屬疾者意吾祖若妣欲其相從于地下耳父平生獨喜耽書不善執

事善執事者莫如兒兒請以身代又拜且泣夜則焚薌
祝天詞甚苦且刃股肉粥而進時譙門鼓再通群鵲遶
屋飛噪眡空中有大星三煜煜如月正照櫩楹間精魄
森然若有鬼神異物陰相之者越翌日而父瘳十日而
遂復予聞而嘉之夫以身代君者金縢之事也呂氏女
生深閨中未嘗從師友講學而其請父之辭乃與金縢
之義叶顧不異哉君親之身重於其身無哲愚咸知也
物欲昏焉利患怵焉始喪其本真爾誠之於孝者心純

而慮一心純而慮一則其天者全天者全則其心與聖賢之心一也夫以女子而能致其一日之誠猶若是況於學道之君子終其身而從事焉則其進於聖賢之域庸可禦乎始良子請代父時女弟細良年十六輒相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曰豈姊能兒不能耶葢二女子爭相為孝如此嗚呼人誰無親有親而不知孝孝而不一於誠者皆呂氏之罪人也昔柳子厚作孝門銘曰懿厥孝思兹惟淑靈予謂懿孝之名施之呂氏為宜稱故以

是表其閭父洙字魯望世儒家居貧自力於學視其女可知其父云

忠孝祠記

忠孝祠者構堂以祀林公攢國朝皇城使贈司空忠勇蘇公緘也二公何以祠曰林公以孝行稱蘇公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勵風俗也昔之君子以是名于世者衆矣奚獨祠二公也二公泉人祠為泉人立也然則泉人以忠孝著獨二公乎曰不然也泉之士多工于文

而言能文者必曰歐陽生詹取其尤著焉者也二公以忠孝名猶是也二公之所以尤著然者何也曰孰不事親林公之於親孝之至者也孰不事君蘇公之於君忠之極者也令夫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也愉色而婉容承顏而順志可以言孝矣而未可以言至也齋戒以見君奔走以承命臣之禮也而未可以言忠也美焉而將順之闕焉而彌縫之可以言忠矣而未可以言極也然則孰為至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孝之至也孰為極曰主爾

忘身國爾忘家者忠之極也吾觀林公之喪親也水漿不入口五日躬自陶甓而墳之非茍以為難也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没而遂怠焉是死吾親也蘇公之守邕而扞寇也其子曰家可以徙乎公曰不可父老曰城可棄乎公又曰不可卒奮其力以戰力不繼死之其家殲焉非惡生而嗜死也吾受君之禄以榮其身以及其家臨難而卹其私焉是孤吾君也夫為人子而死其親為人臣而孤其君是犯天下之大戒也二公之所不忍為也

故恩之當報不以存亡貳其心義之當徇不以死生易其節所以盡臣子之分也若乃祥應之假乎天爵號之加于朝襃表於一時而焜燿於千載則非二公之所計也葢以孝而邀福其為孝必不誠以忠而望報其為忠必不篤無所慕而為之二公所以有功於名教也敢問學二公者將奚先曰事親者人之所同事君者必得位而後可也然豈有二致哉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葢孝者忠之基也平居能為林公則進而委質於朝

廷盡忠於官守其不愧蘇公也必矣此泉之士當朝夕勉焉者也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潔為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蹇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疇與其私吾子孫曷若舉而為義塾聚英材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諏地於團原獲吉壤焉五山輻輳蜿蜒如龍溪橋横其前清澈

可鏡前望靈峯懐玉秀峙天際君曰是宜為學者藏修之地矣乃悉其力載經載營中為堂一旁列齋六起嘉定某年六月㝢十月告成君捐産之半以奉之廩給課試悉倣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之中第者司其程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從龍謁予記予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寵曰應豪者相繼來委請而不厭予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寛居其首故為名其堂

曰成德而以成德之目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昔聖人以君師為己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闡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為先與大司徒之教無異若今黄君書院之設其深得古人教學之意他日師道立善人多之效可立而待吁若黄君可謂以

義舉哉是為記

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謨閣直學士史公守建之明年修廢植僵百度咸飭鄒山鄭水之念油然有動于中猶患顧吾民思所以澤潤於無窮者乃以書諗于朝曰維建之為州統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田居其間才什四三歲甚豐民食僅告足一或小歉則彊者挺為武弱者死溝隍中備豫之政在此邦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朱文公熹嘗建白立

倉于里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存郡之賦入雖狹然節用而計其羸為緡錢凡五萬顧悉舉以平羅散儲屬邑田野間其誠力憊不能任郡事請得上還印紱竢繼至者卒成之于以丕闡聖主如天之仁俾人蒙施永永無極大臣以其書奏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矣其令迄終厥事條其所當措畫者公拜命懼然不敢言去於是顓為有司奉行之屬通判府事張侯秘摠其綱觀察推官鄭某掌凡究察之事又惟俗利疚非鄉大夫之賢

者不能知則以禮屈新知信州朱侯在前知黄州謝侯汲古主其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諉令佐之能者各董其事而以寓士二人助之凡倉以里居之有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賦其境之廣狹為置倉之疏密故在建安歐寧者凡十有三在建陽者二十有五在浦城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八松溪眡崇安之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較也初議用社倉法穀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既又慮其有督索之煩均備之擾或反以

為病於是祖常平斂散之舊糴以夏糶以秋糶價視時之高下而糴則少損焉是冬條約成公命之識曰庶來者之有考也吁公其可謂有志於民矣蓋古今之法莫善於常平然其禁防盜興發難非歲丁大祲不敢舉而貸也縣不禀州州不禀之部使者不敢擅而出也幸而有可急民之隱不旋踵而予之然邇者易賙遠者易遺又其勢然也世之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倉立焉社倉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無獘而廣惠出

焉凡以推德意而活民命也或曰社倉既弊矣議者方欲舉而廢之奚以廣惠為哉行之數十年殆又一社倉也是不然古今君子將有所為患已之不盡其方不慮人之莫我繼社倉之弊非法之辠也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已欲有為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待人也不亦薄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終始之囏續其緒於既成而杜其蠹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奚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

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不悉書

蘄州惠民倉記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圮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郭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為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若屬於野者教之率以法期年一試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本也邊之首

政也斬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流傭未盡復荒蕪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才萬斛焉以廪吾兵俱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卹哉予為二千石于此而奉養費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褻而用也覬圭勺之贏還以遺吾甿也時會而月計之泉之在官者僅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僅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廼

簡僚吏之材者涖厥事凡樂售者優其直予之末幾得
粟為萬石者二靡錢緡若干萬千百有竒築屋若干楹謹
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者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可固
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
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縱横馳説之士未有不
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葢民未安而欲與俱危不䘏
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
大葢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為本

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既以告于朝下部使者劾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諗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踵者有公之心雖毋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穀玉書猶弗足紀恃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

新建州境龍王祠記

嘉定七年夏六月不雨祠太一于湘心亭夜漏下且十刻遥祝于江之靈曰洋洋川流神龍是宅盍哀斯人亟

霑之澤膏我田疇活我黍稷廟于湘潛維以報德越十日雨大至歲以有秋時通守張侯國均從事王壄方被郡檄築岳麓湘江二壇因屬役焉得地于壇之左方面蒼巒俯流碧於置祠爲稱廼闢廼夷廼攻廼治我材孔良我工惟時冬十二月告成凡龍宮之神在境內者悉合而祠之堂皇言言貌像嚴嚴或公或王圭冕蟬聯有疑而諗者曰雨者陰陽之氣和也謂龍尸之奚所據依且其靜而淵潛動而天飛非鬼非幽何以廟爲予曰雨

非龍雲弗興在易之乾取象于龍以其神變之莫測也故昌黎韓氏謂其出入人鬼之間而眉山蘇公亦謂行為人飛為龍變化往來不可窮然則壇而禜之可也廟而祠之亦可也古今異宜豈必皆同苟可為民予敢弗共是役也董督惟謹靡金錢百一十萬有奇棄粟六十有一石而取材於場不與焉予既敘次其事且為之辭俾歌以侑神其辭曰龍之潛兮幽幽或江而潭兮或山而湫羌何為兮安臥不我民兮顧憂旱熯兮良苦歲將

饑兮誰愬遲龍君兮不來極予目兮湘浦龍之升兮雲從變化欻焉兮有雷有風騰百川兮雨四極膏大田兮稼滋殖崇崇新宮觴豆潔兮粢盛豐冀龍君兮我饗祚我民兮無窮

蕭正肅公祠堂記

故參知政事正肅蕭公既薨之三十年臨江太守楊侯恕始祠公于學教授黃君自然以書謁予某曰盍記之某生也後不及拜正肅公而幸嘗出公嗣子文之門獲

聞公尤甚悉葢其始也以區區郡從事嬰權臣之鋒坐是連蹇而不悔迨其中也登諫垣任言責正色直辭上不阿人主中不徇大臣下不怵近習貪夫小人有以非道進者公必聲其罪而罄之論有弗合視去其位如去傳舍而不顧其後也與聞國論尤以獻替為己任嘗言於上曰君所謂否而有可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之愚忠佩此兩言而已有諷其太直盍少加委曲公曰吾直道事君知任直而已何以曲為卒以是終其身不變

嗚呼迹公平生之大節可謂以道始終浩然而無媿矣非誠而能之乎中庸言天地之道曰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夫不二者誠也人之所以不純乎道者以其二也二則不誠則與道扞格雖勉焉自守不能以期月也况終其身而弗變乎公能以道始終者豈非以其誠乎公在政府時獨被孝宗非常之睠蓋嘗以誠實不欺稱公君臣之間相與以道而相知以心可謂盛矣昔范太史論司馬公之賢蔽以一言曰至誠無欲而已蓋人

之能存其心者未有不由於寡欲而所以放其良心者亦未有不由於多欲也公天資冲澹凡聲色貨利常情之所不能不嗜者皆漠然不一動其心自小官至通顯苞苴無敢至其門者非誠於無欲能之乎世降俗弊士大夫以苟得為賢雖僥幸一時而朝榮夕悴有没未幾而聲沉迹泯者甚則唾詈隨之公薨既三十年能使人思之不忘又能使為郡者奉而祠之於學此豈以名位勢利得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邦之士苟能考

公言行而服膺之本之以誠而持之以久異時見諸事業是亦公而已矣故於黃公之請不復固辭而為之說如此使學者得以覽觀焉

潛齋記

金華王子文以其燕居之室求名於予予為目之曰潛齋子文請其所以名之義予曰潛之為言也豈欲使子為節信淵明之所為哉二君懷奇抱器而時焉之弗遭故皆以潛自命逡巡退遁以終其身今吾子少有當世

之志又有當世之才雖求人之莫我知弗可得已然則予之所謂潛者其意果安屬耶葢書有之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若昔聖賢之教人常眡其偏而正之使至于中而止故沉潛者則欲矯之以剛高明者則欲勝之以柔斯言也非箕子之言禹之言也非禹之自言天之所命也而可違乎哉夫人之所得于天不能無彊弱之異而濟之以人者乃所以成其天也今觀子文之質葢庶幾乎高且明者也夫其質之高且明則天之厚於子者

至矣然予之望猶欲有以成其天焉葢天下之理高常病於亢而明常患於察以乾之健且有上九之悔而明夷之卦亦必以晦處之况於學者乎吾子誠欲其無亢與察也則智焉而養之以愚實焉而藏之以虛精銳果决而行之以容與舒徐於沉潛昔者顔淵嘗潛心於孔氏矣故其所就者深純縝密去聖人之域葢無幾焉漢儒惟揚子雲若有見於此者其為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見之太玄

之養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其旨微矣至于論性則本之潛莫定是殆規其形似而非真見者豈所謂潛者異乎顔子之潛與吾子倘有志於斯盍亦即洙泗之言求當時之所以用力者朝詠而夕思之如見其人於千載之上一旦脱然猶寐之覺則天地之心聖賢之藴皆將粲然陳前有不吾隱者是則潛心之力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莊集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録監生臣李鳳丹

雲莊集卷五

宋 劉爚 撰

序類

論語發微序

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

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始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説以熟乎仁而説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其它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為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

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
哉永嘉陳公孜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著為發微一編學
者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二先生以來闡幽析微
亡復餘藴尚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者
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謂至
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之簡有非後學所可遽窺因
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事乎陳君此編
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所自得者此其為

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也陳君其尚懋之哉

送全永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不中變於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啓延平紫陽之緒使其謹

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間闚河洛為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焉而况遠乎全君永叔迺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束書辭親將壯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盆其志篤矣然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况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

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亡奇其守据正而不媮吾子概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為坐入深窈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抵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据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為變遷也乎吾懼其不得為游楊而且將為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歸吾望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亦謹所擇哉

論語詳說後序

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

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説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説則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顔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才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况今之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顔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沉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而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娩之於玉

集註其圭璧𠀤瓚也人見其温潤縝栗無少瑕點以為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詳略往往不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畧昔奚為而取今奚為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葢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耶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為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覩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人之指

為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

孟子要畧後序

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于郡齋又得孟子要畧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葢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

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為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之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為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為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地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咈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

次第之别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藴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為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旨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墻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姑論次侯本

語系諸編末與朋友共講云

贈相字郭道人序

相字知吉凶古無此法而今有之小山郭道人其尤精者也然則果可信邪曰世間萬法不出陰與陽以字畫求之凡其清者勁者為陽濁者輭者為陰從則上陽而下陰衡則左陽而右陰即陰陽而視彊劣吉凶判矣非惟字畫為然凡世之所謂技術若簭與卜相與命莫不然非惟技術為然自吾一心之正衺推而至於世道之

否泰亦莫不然故勉善而去惡者一身之吉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者天下之吉也人知問相字者以吉凶而不知反諸心以求所以為吉凶者故書以遺之有問者其以是告之

周禮訂義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

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葢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畧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

以侈欲者一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他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修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沈天官弗私與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乎非

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
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
之本而欲覩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
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又譁而
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
其一二以自盜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
六國陰謀之書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荆舒者
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

固不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葢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辯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藴葢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

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

劉氏傳忠録後序

三世傳忠古有之乎曰春秋之世季友行父皆忠于魯而宿以權彊專國狐突狐偃皆忠于晉而佗以擅殺出

夲春秋世家最盛以忠相繼者猶無幾人况後世乎漢東西都餘四百年獨楊氏世以諫諍正直名而彪能潔身自全於禪代之際抑又賢矣建安劉氏自忠顯公殺身成仁而天下仰其忠節寶學公以身扞蜀而天下誦其忠勞至忠肅公又以昌言直道輔佐明主而天下信其忠誠由祖洎孫若出一轍自昔世家之盛鮮能及之然則三君子之忠果有異乎曰三君子之心則一而所遇不同使忠顯當承平之朝則盡言抗論必能為忠肅

之事實學當危難之日則捐軀殉國必能蹈忠顯之風忠肅所值與二公之時同則其所立亦必無愧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夫忠之為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葢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己者亦未有盡乎己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顓於事君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

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三君子存心處已葢無一而非

忠事君特其尤著者爾後進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要必

踐修於平日之素而其本則在暗室屋漏之間某敢以

為學者勸傳之使君生於三忠之門而恂恂謹厚庶乎

不辱其先者繼自今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氣脉連續

將百世而未已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某又將以

為劉氏勉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于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傅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公彔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為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為問難曲而暢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于民者不過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于孔子葢三代以前理

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為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範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為孝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為士君子有不知孝之為孝者服勞能養且有媿焉况其大者乎况凡民之狃于敝俗者乎龔公之為此書欲為士者知孝之為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觀法亦知孝之為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

不能孝之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班之庠序布之鄉黨使為士者服習焉而力以先乎民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見天下之俗無不可變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公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為之序而切磋講究之庶以永其傳云

續通鑑長編要畧序

閩漕鄭公出其所定續通鑑要畧以示僕曰予之少也

受學於家庭先君一日顧謂某曰汝於前代諸史概乎有聞矣我朝治體肩虞周而跨漢唐汝亦嘗考其顛末否乎某謝未能則授以此編曰讀是則知本朝之所以軼乎前代者某受而讀之幾三十年顧嘗病其卷帙之浩博欲翦繁撮要以便省閱壯而出仕晚而未休驅馳王事力有所弗暇間自尚書郎退佚林藪始得從事筆硯間蓋舊書凡若干卷數百萬言今所存者才三之一竭來閩中槖之與俱竊惟窮鄉後進未能得全書者姑

即是而熟復焉亦足以捔知其大畧故欲刻之傳之以惠學者何如僕為拊卷而歎曰公之志信美矣抑此書之傳豈有幸於學者而已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續鑑一書我祖宗之所以祈天永命植國于千萬祀者莫不在焉近世儒臣有請命經筵節畧其書以奉一覽者卒未之果今天子垂精典學有高宗成王之風誠得是書日陳于前則所以發天聰而濬治源者其何可稱數故願不徒廣書肆之傳要必以備公車之奏公

倘有意乎公曰此非予所敢言雖然食芹而思獻者臣子之志也請以予意冠于篇首予將有待焉僕曰唯唯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温陵李茂先游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為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涖也始恩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校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昉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歎曰中庸以善繼志為孝茂先此行

於是乎知孝矣抑末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為士者窮理反身為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其言聲帨其技以干禄于有司也昔眉山翁為珠崖之士賦詩有滄海何曾斷地脉之語葢謂苟有其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於科第時以為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而教之曰思誠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思庸何愈而張文獻輔國出焉二氣五行鍾為人物顧豈甞有嶺海

之限邪特患未知所以學耳繼自今必以大學為戶庭以中庸為閫奥宅非仁勿居路非義勿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綦安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躅者彼以科第期之者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于先君子有光焉然必得諸己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因其别筆之以贈

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序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

四十八卷踵門而告曰均之㓜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録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删繁撮要為成一書以便省閲時方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又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録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畧等書亡慮十數家博攷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編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畧之際則或參

以他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葢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無復餘憾均竊不自揆輒仿而依之然文公之所述前代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也願一言以序之何如其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歎曰美哉書乎聖子神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煌煌乎備于此矣

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者葢其以仁立國而不雜五霸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溷百家邪詖之説求治寧悠緩而不為一朝廹切之計用人寧樸鈍而不取小夫輕鋭之才嘉祐治平以前廊廟之訏謨搢紳之論建相與葆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熈寧輔臣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管商而國脉病矣名為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乖矣謂參苓者朮不急於

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鼎彛琮璧不足以便用而錯然前陳者皆奇侻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燄更倡遞述至于黼黻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行事可喜可慕可愕者一覽而盡得之真我宋千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儼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陳于前則所以啟發天聰緝熙聖德者何可勝紀窮閻下士雖無由可

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珍蘊藏山海終有不可掩者安得侍從蕃宣之彦能以是聞于上者乎君逮事正獻公得其家學既又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畧而弗書其志固將有補于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也君早遊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對大廷不願就試朝夕矻矻于此既積十年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于中興之後聞四方之士可與商確者不憚千百里槖其書而從之忘其道

途之艱羇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世俗所可量哉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為之序如此若書之凡例則君既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

清源文集序

郡有志何始乎昉于古也郡有集何始乎昉近世也有志矣而又有集焉何也志以紀其事集以載其言志存其大綱集著其纖悉也志猶經也集猶緯也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清源郡志成於嘉泰之初元山川封

域人物風俗登載葢畧備矣至若名卿鉅儒之論述騷人詞伯之賦詠散見于國史于家集與夫碑碣所志楹壁所顯可以驗賢才之衆多風物之盛麗而志不能具者尚多有之新安程公來鎮之明年謂郡從事武陽李君方子曰此邦號文章之藪而有志無集非闕歟子其為我輯之李君既承命則退而網羅收拾得詩賦雜文凡七百篇合為四十卷而公括田廩士之本與郡人所編島夷志則别為之帙以附焉其纂輯之例則或以理

或以事或以詞而以理若事者居什之七大抵主于關教化存典法否則詞雖工弗錄焉集成而某至竊以謂為此邦之吏者不可忘此書葢凡昔者明哲之官忠信之長教條風俗之可尚者皆其龜鑑也有一事焉之弗逮其能自安乎為此邦之士者不可忘此書葢凡前修故老德行學術之可師者皆其矩度也有一節焉之弗似其可不自勵乎若夫咀含其英華漱濯其芳潤抑末爾公名卓字從元其為此州建明施置以幸吾民者班

班見之集中云

贈蕭長夫序

始予少時讀六一居士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而淳古淡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為之喟然撫卷太息曰琴之為技一至此乎其後官于都城以琴來謁者甚衆靜而聽之大抵厭古調之希微誇新聲之奇變使人喜欲起舞悲欲涕零求其所謂淳古淡泊者殆

不可得葢時世風俗之變聲音從之雖琴亦鄭衛矣屈子有言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蘺琴猶如此則凡世俗之樂日淪于淫邪而不可禁者固其所也三山蕭長夫學琴四十年飢寒流落困悴無憀獨不肯遷就其聲以悦俚耳嘉定八年秋過予大江之東予與之登鍾山訪定林酌寒泉而拊修竹長夫听然為鼓一再行雍雍乎其薰風之和愔愔乎其采蘭之幽跌蕩而不流悽惻而不怨信六一之言有不吾欺者葢其嘗游紫

陽先生之門習聞君子之義其能窮而不變也固宜雖然游先生之門者衆矣顧未聞有不變其學如君之不變其技者此予之所以重歎也於其行飲之酒而為之歌曰古音之寥寥聽者欲睡兮新聲之洋洋喜不知止兮自戰國已然況今之世兮嗟嗟蕭君娱衆所棄兮琴可破志不可從兮彼斷方為圜真子所恥兮霜風脩脩裂子之袂兮子母好游從此歸兮予將俟子于僊游從子于武夷兮

贈上饒葉宗山序

葉君宗山上饒人通五行書樸直自將其論人壽夭亨窮十不失一二甲戌謁予于金陵余語之曰昔孔子嘗言命矣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嘗言命矣曰求之有道則得之有命矣所謂命云者豈日辰支干生勝衰歇之末哉出處有道語嘿有時臨死生處利害不惑不變而惟義之歸此其所謂知命也余方區區誦所聞以自信君往矣見世之役役權利顛冥而弗悟者其以是

告之

傅景裴文編序

清源傅君景裴以所為文編史說示予予熟復而嘆曰盛哉傅氏之懿也自獻簡公以高文正論為元祐正臣一傳而為忠肅再傳而至樂又再傳而樞密大坡之弟凡文章遺簶前後相望雖前代文宗未有及之者然傅氏之學雖本于獻簡公而草堂先生李君漢老又其外家也草堂之文為中興第一至樂父子實獲其傳而大坡

蚤歲執經于父友紫陽先生之門淵源日漸則又出于伊洛顧不遠哉景裴樞密公之嗣子也自襁褓能言固已優游詩書六藝中矣耳濡目染不習而熟其能蚤以筆墨自著也宜予昔從樞密使于建安時景裴纔六七歲娛嬉其親之側眉目清婉如畫今幾寒暑而著述之盛已如此回視予年日以老而學弗加于初為可羞也已雖然詞章之靡麗者易工而義理之精微者難究景裴其益思所以豫學乎哉夫學不可以無師而大坡者

景裴之師也予昔徜徉盤谷行隠間聆公餘篇盖濟岱典刑之舊伊洛源流之正萃于公矣又不獨景裴為當師也子盍歸而求之異時造朝過予于西山精舍將必有異聞以告我景裴其勉之哉

送朱擇善序

慶元四年戊午予從文公游武夷精舍即其旁緻雲莊山房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予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

相忠靖之孫且嘗游于絜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為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境則自私之念崢嶸乎其中有不可遏者夫然後知其為匪易也君將何以教我使免于是邪予曰昔人不云乎君以為難則易將至矣惟吾子前日之易也是以一念之忽而志道遠焉今而難之是子進德之機也雖然予嘗聞之君子矣盖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

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吾子於私意之萌能察而知之其亦可謂善學者矣然知私意之為害而未能勇以去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于藥之治者也昔者顔子問仁于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去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絶其私意之萌盍亦感勵奮發如去蟊賊如殄寇讐毋徒恃其知

而已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于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為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予歸取聖賢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予言非謬也然予之于學亦所謂知之而弗能允蹈者也斯言也非獨以勵子蓋因以自勵云

感應篇序

感應篇者道家佐世書也蜀士李昌齡注釋其義出入

三教中凡數萬言予連蹇仕塗志弗克遂故嘗喜刊善書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則大學章句小學字訓等書以釋氏言之則所謂金剛經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學可以誨學者而不可以語凡民金剛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顧此篇指陳善惡之報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啓發良心故復捐金齎粮鏤之塾學顧得者摹以與之庶幾家傳此方人挾此劑足以起迷俗之膏盲非小補也抑嘗聞伊川有言曰凡有動皆

為感所感必有應所應復為感復有應動者何此心之發也人之一心虚靈洞徹衆理畢具方其未發豈有不善及其既發有正有否然後善惡形焉而吉凶禍福亦各以其類應不可誣也人知殃慶之類由於所積而不知一念之發即吉凶禍福之門李氏首章注義最為近理予故表而出之至其言有涉于幻怪者要皆為警愚覺迷而設予固未暇深論覽者察其用心而取其有補焉可也

贈篆字余煥序

予嘗歎世變所趨大抵自厚而薄自簡質而浮華自莊重而巧媚凡文章技藝以至器用之末何莫不然即字畫言之自蟲魚之體一變而為篆再變而為隷又變而為真行變之極為草習之者易成玩之者易悦而姿態百出古意蕩然矣建陽余君煥工大小篆筆勢奇偉不常予嘗使之書聖賢言揭坐側如正人端士服古衣冠巍坐拱手使人望之起肅敬心雖嚴師畏友曽不過是

然余君挾此技游四方其能知之者甚少愛而悦之者又加少豈非簡質而不華莊重而不媚能使人敬而不能使人喜歟此予之所以重歎也雖然天下未嘗無好古之士子弟行當必有知子者

贈錢道人序

古今言善相人必以許負輩為稱首予謂負輩第能知升沉修短而已若夫辨賢愚判淑慝則未有出鄒孟氏之右者葢其言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晬然見於

面盎於背觀人之法盡于此矣蘭溪錢生風鑑甚高更當于此具一隻眼若但能知升沉修短而已則非予敢知

贈顧涇行序

予讀諸史方技傳見其以藝名者必專于一而後工若夫推步以知天形相以觀地又術之難者也上下數千年間能兼而通者惟管公明郭景純李淳風僧一行數人而已豈不難哉盧陵顧君涇行邃于陰陽五行之術以

之占天則入神以之相地則不苟凡今之以術名未有能過之者也乙丑趨朝遇之于衢梁君見謂曰公之此行不滿百日當歸已而果然葢其驗如此非神而能之乎後四年謁予兩浙之間相與論考卜罔阜之法終日灑灑不窮又知其非茍于求售者也予老矣方將從君求藏骨之地屬其有東浙之役故書此以遺之且堅其再至之約云

送周天驥序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矣今又枉顧敝廬歛然自下願聞為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于學也涉獵而未醇悄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畧矣以聖賢大道為必當由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嚮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垢汙不幸而貧賤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

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理義反復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于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可入矣葢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畧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朱子之書而伏

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為哉

臨齋遺文序

始予與湯君升伯遊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數年又與仲能遇于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立身持論意嚮已不類場屋舉子予心竊獨奇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留旁郡邀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徑去自是予尤敬焉又三年過予海上文益工

論益勁而進學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
為古文不幸齎志以没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
説乃其玩心而有得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
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為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
伏讀則其詩閒澹紆餘有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
切于事情至于註釋往往闡其秘奥有世儒所未及者
評論古人尤多得其心術之微此豈勉强可致者葢其
平時問學一本于誠間嘗取上帝臨汝之義而名其齋

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究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為力哉然以誠求之則無不可得者葢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曰誠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省養之實而徒事于語言文字之工是其心既不誠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藴猶持塵昏之鏡而鑑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于學既已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博參于諸老先生

之間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其字德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于其鄉而俱不偶君之子名于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既篤學有聞餘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

周敬甫晉評序

儒者之學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學曰古今世變之學其至一也近世顧析而二焉常評世變者指經術為迂喜談性命者詆史學為陋于是分朋立黨之患興而小人

秉之藉以為陰中賢者之術甚可畏也嗚呼盍亦觀諸聖門乎有五經以明其理有春秋以著其用而論語所紀徽而性與天道顯而忠信篤敬至于泰伯文王之為德三仁之為仁子産之惠卞莊子之勇莫不具論其所以然者下逮子思孟子之學亦莫不然故其言天命之性者理也言王季文王之述作以及于武王周公之達孝者用也其言仁義者理而言井田學校之政與夫三王五霸之功罪者用也然則言理而不及于用言用而

弗及於理其得為道之大全乎故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諸用也近世體道不明人各以其好尚為學談於下則以好惡相毀譽議于朝則以出入為黨讐非所以為斯世用也自夫好尚之分而議論之不一適足以禍斯世其又何賴乎夫理不達諸事其弊為無用事不根諸理其失為無本吾未見其可相離也友人周敬甫喜觀諸老先生之書間以餘力研精晉氏之史著為評論往往與聖人襃貶之意合夫讀史而

訂其事之是非正窮理之要也故予閱而嘉之雖然天下之理無窮而古人心術有未易以迹斷敬甫其於六經語孟之微指蓋熟復而深思焉使是是非非瞭然于胷中推之以考前代得失與當世利疚將有如權度概量之審者然後知用之不離乎理理之未始不宜于用道之全體蓋在是矣敬甫勉乎哉它日吾將于子乎有攷也

釣臺江公文集序

釣臺嚴先生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峻節仰配而無慚或曰子陵不肯為萬乘故人屈褰裳去之翛然濁世之表萬物莫之能攖江公間關從仕四十餘年至于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為當世憫笑豈子陵匹耶嗚呼以此論人殆以驪黄觀馬非能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稷顔子之憂樂伯夷柳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趍矣而孔子孟子葢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道未嘗不一也乎由

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江公之仕未易以迹斷也葢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昂節義而救西都頽靡之俗也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扶持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以卑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誠所移朕兆形焉豈非臣子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鄉善而志未決元祐諸賢雖稍參用而勢未定正安危理亂之岐途也公懇懇盡言所以堅明主意保合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道得行則二蔡

之姦不攻而自却紹述之說不沮而自銷王室尊安戎狄退聽其為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哉柰何正邪消長之勢一介之身弗獲安于朝廷之上自是二十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著大蔡建炎中興褒表遺直公身雖不及見然高風凜凜千載而下猶足以起衰懦而羞姦諛信乎其無愧于千陵也嘉定末公之諸孫潤祖出守高安以家集曰釣臺棄槀者刻之郡齋書來謂某

序之某惟公之始仕也司馬文正公已亟稱其詩而奏議之編則近世張宣公實為之序引藐焉小子何敢復云至它所為文又多出于笑談娛戲其論前代文士雖世所共宗者猶識其冗葉狂華不根至理其語言文字特公之棄餘耳故不復道其平生大節追配古人必以告于使君而併刻之來者其尚有攷乎此

送高上人序

道而已乃有儒釋氏之不同何哉釋之教以萬法為空

儒之教以萬有為實惟其以為實也故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常恐錙銖不盡其道惟其以為空也大倫為假合人世為夢幻漠然不以槩諸心道之不同以是焉耳鈞臺高上人予之方外友也間嘗與語及此上人曰吾之教有所謂真實心地者非專以萬法為空也予固未暇究其說然竊意上人既委身空寂矣不知所謂真實者果焉在耶居一日自言少喪其親貧不能治葬去年冬歸自三山始幸如禮又將治精舍于其側以思親名之

予竦然曰此則予之真實心地也予而知此則知大倫之非假人世之非幻矣昔唐元暠師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厥土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河東柳子厚取之謂為釋之知道者且謂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皆言由孝以極其業世之誕慢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今吾上人未嘗聞元師之事而其心廼與之合是心也從何而有哉予其即是而參焉則行住坐卧皆光明發見時也世間萬法盡在是矣傳賢黄汧蘖捐棄父母事緇徒以為

口實上人獨著論非之其言明切痛快足以訂學佛者背親亂倫之謬予以是益嘉之故為題其後以諗觀者

贈歐陽可夫序

歐陽處士可夫以聽聲法觀人百不失一二客有問予曰聽聲與相形異乎予曰人之類一也而哲愚豐悴修夭有萬之不同者氣也氣有清濁故為哲愚氣有盈縮故為豐悴氣有淺深故為修夭相形者因形以察之聽聲者因聲以察之術雖不同其求之氣一也雖然觀人

之高下猶覘師之勝負吹律而知之者上也望車旗視行列而知之者次也求于著者易而察諸微者難此聽聲之所以為妙歟然則因聲以觀人其得于天者舉不可易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數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者理也數不可以力而勝理可以學而明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氣體猶可移性其不可以復乎故夫富貴貧賤不安於定命而求以易之者惑也剛柔明闇安于所禀而不求有以勝之者賊也可夫術神

而辭辯有問者以是語之庶乎其有益客曰然退筆之以為送歐陽處士序

贈羅一新序

丹丘羅君一新以星度之學推人壽夭亨窮若指諸掌予嘗思之盈乎天地之間者五行而已自其成象言之則曰五緯自其成形言之則曰五材凡皆一而已矣其氣則陰陽之别其質則有柔剛之異而其流行運動則或絪緼而醇醴或偏駁而舛雜故凡得之以生者其分

有卑高焉其數有贏縮焉其性有通窒焉造化豈有意於豐嗇哉各隨其所值焉爾然富貴貧賤一定而不可易者此氣之所為無所用吾力者也至于柔剛明闇雖或不同繇學以反之皆可造其極此性之所存人之得用吾力者也世之人於其不可易者往往求多于分劑之表而於可致其力者顧漠然不以槩諸心非惑歟羅君方遊閩浙間有訊于予者其試以其術質之當必有與予言合者

送陳宗望序

富沙陳宗望以寫真名於人之神情意態落筆輙盡其妙故自號曰肖齋談者弗之過也然予嘗竊歎世之人于所不必肖者當責其必肖而于所當肖者或未嘗求其肖焉何哉夫所為摹寫形貌者特以識壯老之容而已似焉固可喜其或未深似焉吾之妍蚩醜好固無與乎彼也而好事者於其甚似則矜而賞之曰天下之良工也否則賤之矣葢凡天下之理尸其名者責其實顧

其藝者蘄其工故畫雖小技必肖為能此夫人之所共知也而吾之生有甚當肖者亦嘗思之否乎夫父乾母坤而人為之子原其所受之理未有毫分之不相似者利害汨其真欲惡遷其神于是天人之分始離矣甚者形存而理喪去庶物無幾豈其初之固然耶夫知繪其形之當肖而不知有踐形惟肖之義其不謂之惑耶予晩而知學方惴惴焉懼不得為天地克肖之子而陳公乃寫予陋質以示其肖邪否邪固所不暇問獨以嘗所

歎者語之鳴呼知予說者可與論務内之學矣

日湖文集序

日湖集者故觀文殿學士長樂鄭公所為文也昔河汾王氏嘗謂文士之行可見因枚數而評之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哉思正其文深以典至于狷也狂也學也詭也皆以一言㪘其為人夫文者技之末爾而以定君子小人之分何耶葢嘗思之雲和之氣不生荾棘之林儀鳳之音不出烏鳶之口

自昔有意于文者孰不欲媲典謨儷風雅以希後世之傳哉卒之未有得其彷彿者葢聖人之文元氣也聚為日星之光燿發為風霆之竒變皆自然而然非用力至也自是以降則眡其資之薄厚與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順之人其言婉峭直之人其言勁慢肆者亡莊語輕躁者亡確詞此氣之所發者然也家刑名者不能新孟氏之仁義祖權譎者不能暢子思之中庸沉涵六藝咀其精華則其形者亦不可揜此學之所本者然

也是故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于學

氣充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

此人之所可用力而至也持偏駁之資乏真積之力而

區區以一錙擬江河寧有是哉公天資寬洪而養以静

厚平居怡然自適未嘗見忿厲之容于書無所不觀而

尤喜聞義理之説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敷腴豊衍寔

似其為人自少好為歌詩晚釋政塗游里社凡巖谷卉

木之觀題詠殆徧真率之集倡酬逸發忘袞服之貴而

泱布韋之歡又非樂易君子弗能也然則觀公之文也其可不推所本哉開禧初公之子逢辰以文編見示某輒說如此葢非獨發公之蘊且將使學文之士知所本云

贈華相士序

華仁仲以相與奕遊縉紳間或誚之曰夫二者於工為賤工於技為小技子書生也而胡此焉嗜仁仲笑曰子徒知吾技之小而未知吾法之妙也且子亦識其所自

起乎洙泗於人察其所安孟氏亦云眸子是觀足不步目目不存體昔人于此知其將斃執玉之容一傲一卑昔人于此知其俱危是非相法歟故吾之相也不求諸貌而求諸心不閲其形而閲其神嬉怡微笑嫵媚可親吾獨許其不仁拱手行步退若處女吾獨許其孔武推吾之法可以知人不惟知人可以用人分丘畫井有熊始之經野溝封倉籙成之車徒千乘羅布從衡入可以守出可以征關中為基力扼滎陽而項籍以亡入洛鳴

鼓委梁絶饟而吳楚以喪此非奕法歟故吾之奕也不近之功而遠是圖必先其中而後四隅據其全勢而偏安弗計要其大成而小勝勿事推吾之法可以禦敵可以殪敵吾法之妙若此子方賤而小之不亦異乎聞者憮然曰昔之人因解牛而得養生法因種樹而得養人法今吾于子獲此二訣姑珍藏之將以語當世之傑

送造墨楊伯起序

學者以紙為田筆為耜而墨其膏液也三者其重均爾

然製作之法墨為最難予友楊伯起挾此技游四方得
者寶之予嘗叩其法伯起歷歷為予言烟欲浮而輕膠
欲老而微均調揉治不失其劑量然後吾墨以成雖然
是直其㨿耳至若心悟神解超然法度之外者予亦不
能評也嗚呼技之進于道若是夫雖然是墨也作之難
用之尤難予觀昔之聖賢以其心之精粹假此而出一
話一言澤潤千古猶善殖者匪稷則黍也後之不賢者
以其心之滓穢假此而出一點一畫流毒九有猶不善

殖者匪稂則莠也然則其用不亦難乎予故筆是以告吾徒之用此墨者

送吴正叟序

詩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此擇地之說也又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論命之說也然則二者葢古有之矣括蒼吴正叟兼此二技見稱士林間或謂命不可以力而移地可求而得是不然天下萬事其孰非命求地而獲吉與求而弗獲皆命也人力烏可與哉謂命不可移是

矣謂地為可求是不知命也世間自有不可移者存而人莫之移自有可求者存而人莫之求此聖賢之所歎惜也正叟將為江湖間遊求一言以别于是乎書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于俗學始何謂俗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賓興上以是求于下下以是應之上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爾而所謂程式之文必是堯禹必非桀跖必祖仁義必尚忠孝雖士之不可

已者要亦未為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為心故于經史傳記往往涉獵其辭而未甞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于心之實然破碎穿穴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悖道有所不恤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為已足方且移疇昔之工用之于牋記以市寵貿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于理未之窮性未之盡人之所以為人者百未究其一二則曰非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為何事而遽安于此耶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

從事于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于天者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專主於是也其是堯禹而非桀跖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為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枉于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必學其所以為人者回視故習方自哂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業益懋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能以病之上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于鄉方將策名天子之廷顧汲汲

焉以琢磨道義為事予知其不累于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

雲莊集卷五